

華仁學報

第三輯 第一期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

半月刊

出版：九龍華仁書院學生會
 編輯：九龍龍崗打老道
 承印：九龍大南街一四號
 電話：八〇八五三五
 總編輯：邵善波

開學以來

開學已經有一個月了，一切校內情況，漸漸走上了軌道；各會的活動，現在已經展開；大致上來說，各項活動與往年並無大異，亦實行得十分積極，甚為一喜事。

今年的學生會，因為環境許可，比以往各年籌備得比較早。九月中旬，第一次學生會會議，在禮堂舉行，選定了本屆幹事共十二人。選舉既畢，活動隨即開始。幹事會已開過兩次會議，商討本年應辦之事情，提議紛紛而來，使到各人感到今年將會是一個「忙年」。主席提議將各項意見押後，準備以其重要性，一一決定。而有些事項，經過商量後，亦已經有了結果。

校報——今年決定一改面目，以報紙方式刊登，並以學校生活為主，文藝只佔一小部份（因為中文學會有文藝為骨幹的刊物，學生會喜聞此訊，樂意把文藝交給中文學會處理）。主編決定由邵善波執筆，各版編輯，亦已有適當人選。校報是學生會活動之一，但是由編輯委員會主理一切，不屬幹事會的管理範圍，此項措施的目的，是希望能把學生會的活動遍及全校學生，不祇關連及幹事會的數位執委，因此，身為學生會會長，我希望各同學對校報，以及今後有關學生會之各項活動，多多給予合作，使學生會成爲一個真正正確的「學生會」。

學生會會長 方書林

第三屆學生會委員會

會長：方書林 副會長：邵善波

各班代表：

- 李煥榮 鄺漢星 梁庚耀 葉奕羣 吳啓亮
- 胡樹輝 張俊軒 黃致康 周榴庭 方建明
- 李殷泰 黃國銳 朱廣年 柳存厚 鮑選耀
- 周璐琮 劉勇 陳立宇 張永光 錢乃驥
- 陳志賢 陳偉儀 李德永 李德永 何美礎
- 譚繼成 周錦成

各會代表：

- 鄺兆銓 (Altar Society)
- 黃佩翰 (Judo Club)
- 曾柱昭 (Art Club)
- 趙鳳騰 (Karate Club)
- 劉保光 (Auto Club)
- 陳宙偉 (Library)
- 程一麒 (Aviation Club)
- 李永澤 (Life Guards)
- 羅志偉 (Biology Club)
- 羅思楨 (Music Society)
- 陶禮謙 (Bridge Club)
- 伍劍光 (Photography Club)
- 關永圻 (Chinese Society)
- 朱鏡材 (Souting)
- 葉嘉安 (Entomology Club)
- 盧劍雄 (Sodality)
- 鄭威遠 (Geography Club)
- 宋建中 (Debating Society)

學長：

- 陳沛齡 周民榮 劉保光 林偉屏 劉啓泰
- 謝榮耀 陳國雄 孔慶功 許芷亮 王克光
- 李敬碩 盧慶濱 周福椿 黃致康 周榴庭
- 李錦棠 文仲信 曾永彬 李殷泰 李復森
- 徐鏗 李耀祥

寫在慈善賣物會之前 天主教福利會簡介

——寧樂黃——

本月五日及十二日，將分別在聖保祿學校及聖瑪利書院舉行的賣物會，為香港天主教福利會籌款，以維持該會全年活動經費。大家對於天主教福利會龐大的

工作，認識可能不十分清楚，因此希望在這裏介紹一些該會的情形。該會目的在籌劃及管理一切屬於香港天主教的社會福利機構。主要工作如下：

- 一、醫療服務：共二十多間大大小小的診所，遍佈於港九及新界，此外並有三所活動診所。一九六一年，更設立了一間癌病療養院。
- 二、食品製造中心：包括三間製奶廠、五間麵包廠及十三間製麵廠，製成品多分配各兒童中心及救濟各區貧民。
- 三、兒童膳食供應：預備及分派熱餐，麵包及牛奶與各有關學校學童及中心兒童。
- 四、青年及兒童福利：長洲假期康樂中心本年暑期即已需天主教福利會津貼二萬餘元，使二千七百多名青年得到正當活動，此外並有兒童會、托兒所及兒童康樂組織等。
- 五、教育及職業訓練：包括電工、機械、殘廢者手工業、工商業、印刷及家政等。
- 六、個案工作：宗旨是協助個人及家庭解決各項難題。
- 七、堂區福利支部：共有四十餘個，管理義校、青年活動、救濟工作及現金急需援助。
- 八、宿舍：共有十多個男女宿舍，可供千多人居住。

上面的祇是該會工作的概況，爲使大家對於該會實際活動的情形，有更深的了解，特別選出荃灣聖約瑟服務中心，作較詳細的介紹，該中心主要分爲五部份：

福利部主要是一間製麵廠，原料由美國人民捐贈，而全部工作是由該中心會員擔任負責，每月該中心分發出五千多包麵條。

各位同學，打開今年的華仁學報，你一定發覺它有了很大的改變，是的，無論在內在在外，它都改變了。

首先，你會見到本報的形式變了，我們以報紙的形式代替了以往書本的形式，這樣，排版方面可靈活一些，而看上去更似一份報紙。

社論

其次，本報的內容亦有很大的改變，我們將全部分開了七版，以新聞版爲主，這是創刊的目的，不容忽視。其他各版，都希望能盡量擴大，以充實內容，基於經濟的問題，本報祇能做到現在的情形，希望以後能開發其他的經濟來源，再擴大各版的篇幅。

今年，本報採用新的組織，每一版由一位或兩位編輯主持，各自發展，不受其他人影響，各版歡迎各同學投稿。內容不限（請看稿例）。來稿請交到任何一位編輯便可。

本報將半個月出版一次，這是一個大嘗試。在半個月的時間內，校內的各種活動及各學會的動態，已有很大的改變，半個月出版一次是需要的。雖然時間可能太急，令工作人員疲於奔命，但如大家能通力合作，而各同學又能多投稿的話，困難是可解決的。

本報創辦的目的，是溝通各同學間的隔漠。報導校內校外的事情，尤其是各會之活動。同時更希望能培養各同學之寫作興趣，以提高各同學之作文水準。本報將力求達到創報的宗旨，尤其是前一項。

最後，我希望各同學能注意一點，你們不但本報的讀者，更是本報的主人，所以我希望你們能多些利用本報，多作建設性的批評，令我們能有所改善。

本版設立的目的，是將校方、老師、同學三方面的意見，作綜合的報道，以令三方面互相了解，促進校內行政，以後將按期刊出。



九龍蘇屋村天主教主
慈善醫院 托兒所



熱餐運動

賽比牌橋際校 赴以力努隊我

在暑假內，本校和香港華仁的幾位同學已在計劃舉辦一個校際橋牌錦標賽，經多方面的接觸，獲得香港橋牌會概允支持，冠軍隊將給 MASTER POINTS (橋牌壇上的一種國際公認之榮譽)。結果集合了本校一流水準的八間學校參加(其餘的恐怕是鑑於強敵當前，免被拿作祭旗)，包括本校，香港華仁、香港聖約瑟書院、聖保羅男書院、九龍工專、伊利沙伯中學、聖類斯書院及筲箕灣官立中學。本校林偉屏同學被推舉為是賽主席，比賽取四人隊際循環賽，每場二十四手牌，分為四節，計分採用 I.M.P. 轉為 V.P. (先計算出總 I.M.P. 分數，再用公式化為 V.P.) 最高得分為八 V.P.，每隊七名正選，一名後備，可於每節換人。筆者曾於賽前從本校隊員處獲悉，謂一般估計，以聖約瑟書院、香港華仁及我隊冠軍呼聲為最高，成鼎足之勢。我隊隊員名單如下：

- 隊長：伍秉正同學 (7 S)
- 隊員：王克光同學 (6 A)
- 林偉屏同學 (6 S)
- 許芷亮同學 (6 A)
- 鄭永傑同學 (6 S)
- 關永添同學 (6 A)
- 陳沛齡同學 (6 S)
- 後備：周民樂同學 (6 S)

這一個陣容，可說是集合了本校之精華。伍秉正、王克光組曾取得於去年九月在港華仁舉行之各校邀請賽冠軍，再於同年十二月本校邀請賽中得亞軍及於最近暑期活動舉辦之四人隊際比賽冠軍，近況至佳，被目為我隊是賽之主力。林偉屏、許芷亮組為六四及六五年度兩屆之全校冠軍及本校邀請賽冠軍，合作悠久，作風穩健。鄭永傑、關永添組亦為港華仁邀請賽冠軍隊之成員，鄭永傑同學更是六五年度全校冠軍之一及去年度班際冠軍之得力人物，此組作風急進，常能人所不能，每有佳作。陳沛齡、周民樂同學亦為本校邀請賽冠軍隊之一分子，後者更為去年班際冠軍，皆可獨當一面。

九月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於港華仁禮堂舉行一次比賽。我隊與香港華仁狹路相逢，此外還有聖保羅對聖類斯及筲箕灣官立對伊利沙伯中學。我隊以伍秉正、王克光組及林偉屏、許芷亮組出戰。事後獲悉，我隊曾遭遇到極頑強之抵抗，幸賴將士用命，以六·五八對一·四二 I.M.P. 取勝，先立下馬威。其餘保羅聖類斯七·六對〇·

四 V.P. 及筲箕灣官立大勝伊利沙伯中學八比〇 V.P.。十八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戰火再起，我隊竟遭遇了聖約瑟書院，聞說對方是保持兩屆全港公開初級組亞軍，雖云已有多位畢業離校，實力未明，然亦足以使我隊如履薄冰，謹慎從事。當日我隊以伍王、鄭關組上陣，擺出了一個搏殺格。開始時，我隊手風極順，第一節過後，竟以三十五對十三 I.M.P. 遙遙領先，以後互有勝負，三節過後，積分是以六十七對三十九勝，最後一節，將方力圖反撲，展開了瘋狂攻勢，豈料弄巧反拙，我隊予以一一還擊，單這一節，積分竟是以六十二對〇，總計算出來，我方以八對〇 I.M.P. 大獲全勝，實非始料所及。此外還有香港華仁勝聖保羅六·一五對一·八五，筲箕灣官立勝九龍工專四·〇八對三·九二，聖類斯勝伊利沙伯八對〇(棄權)，經此二仗，我隊威望大增，以大熱門姿態出現，形勢確是很好。

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我隊於本校佈陣迎戰聖類斯書院，對方會慘敗一仗，而我隊卻為長勝之師，強弱懸殊。當日我隊以林偉屏、許芷亮、王克光、陳沛齡四位出師，第一節後，大出意料，竟然落後，其後我隊漸復水準，三節過後，已以八十對五十九 I.M.P. 反勝，成竹在胸，最後一節，伍秉正同學起來助陣，代出陳沛齡同學，冀欲大勝一仗，豈料就在這最後關頭，錯誤屢出，晚節不保，我隊兵敗如山倒，總計以八十對九十 I.M.P. 見負，爆出一大冷門，自此一仗，我隊已失去優勢，競爭將更為激烈。(筆者賽後曾獲許芷亮同學透露，認為此賽失敗，歸咎於估計錯誤，以為可輕易取勝，豈料竟受到重大威脅，故於最後一節，圖謀急進，犯了戰事上之錯誤，至招失敗，但據王克光同學透露，則是戰之不勝，非不戰也，是不為也，祇欲拉緊戰情，做成各隊均勢。

華仁美術會與九月畫展

曾柱昭

介紹華仁美術會的文章，各位同學都覺得「熟口熟面」，甚感「由三十個會員增至一百五十個」，「哪！甚麼「踴躍」呀！「進步」哪！那些事實，不待我多說，大家打開每年校刊就知道了，現在我要將美術會加以進一步的有剖釋。

華仁的美術會，主張「純天才」論。如果你根本不知畫為何物，如果你畫一條線也畫不出，我勸你不要加入美術會了。但你有沒有發現你繪畫的本能是與生俱來的嗎？你還未會說話，就已經拿起姊姊的家課簿來繪畫了？你說你自己是亂畫的，你恐怕別人笑你的作品不是畫，不要怕，王厲說過：「畫皆我自畫。」只要你是表現一些東西，無論你怎樣畫，畫成怎樣，也是一幅畫，你不必因為你未學過比例、透視、光暗、調色、點、線、面、體的運用、與構圖等等，就不敢繪畫了，同學們！錯了！

繪畫原是一種主觀的自我表現，只要你有志繪畫，有心要表現自己，就要入美術會了，繪畫的方法，是學得來的，練習得來的，而繪畫的心，是不能勉強的，如果你不想在化學、物理的書籍中迷失了自己，如果你不想在「巴士」上，在人叢中，在考試壓迫下，在求生奮鬥當中失落了「自我」，辜負了與生俱來的繪畫天才，你就要入美術會了。

美術會中的師長，主要並不是「教」你怎樣去繪畫，並沒有規定你進度的課程，而是幫助你去繪畫，「自己」的畫，對你表現自己的技術提供意見，引導你走上一條自我創作的道路。並

而巳，是否「...」却不得而知。(同日內，伊利沙伯中學負於工專〇對八，成了三零部隊，筲箕灣官立勝華仁四·五對三·五 I.M.P.，聖保羅書院勝聖若瑟七·九對〇·一 I.M.P.，實為我隊之勁敵，不容忽視。

三十日下午，我隊再度出師，巧遇聖保羅書院。這一仗對整個局勢影響甚大，我隊得失成敗，全繫於此，如能取勝，當可扶搖直上，倘一失手，則可休矣。我以伍王、鄭關組出戰，一輪衝鋒，以二十七對十三 I.M.P. 完第一節，對方於是全力反攻，而我隊竟數出錯誤，半場過後，反以二十九比四十落後，形勢轉入緊張階段，我隊以林許組代出鄭關組，相方均謹慎從事，展開了寸土必爭之戰，然我軍非但不能平反敗局，反而積分相距更遠，反勝之機會，似乎極微了。最後六手牌，我隊再度換人，以鄭關組替代伍王組，實行破釜沈舟，竟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勢如破竹，真有如狂風之掃落葉，總結起來，我隊以四·九對三·一取勝，與當日之敗於聖類斯書院之一仗，成強烈的對照。筆者認為是日之戰，為我隊出師以來，競爭最激烈而又為表現最出色之一仗，尤其最後一節，精采百出，相方均出奇謀，偶有差遲，戰果便需改寫，我隊經此一仗後，強敵盡去，冠軍在望了。此外，聖約瑟書院於同日以八比〇勝筲箕灣官立學校，港華仁以六·四二比一·五八勝伊利沙伯中學，工專以八比〇勝聖類斯書院。

至截稿前止，我隊四戰以二十三·二二分領先，聖保羅四戰二十·四三分隨後，其餘工專三戰十九·九二分，港華仁四戰十七·四九分，筲箕灣官立四戰得十六·五七分，聖類斯四戰十二·六九分，聖約瑟三戰得八·〇九分，伊利沙伯中學四戰一·五八分壓陣。

庭，作一次愉快的「逃離」，逃避市區的繁喧，重回大自然的懷抱，看看山光水色中的「自我」，是何等模樣。

九月的畫展，亦剛舉行過了，現在才「放馬後炮」，實在無用，因為我說有一張畫的構圖美妙，大家既然記不起是那張，要再看亦看不到了。以後再看畫展，若可能的話，我會偷偷看了將要展出的作品，和大家作一個預先報導，到畫展時，便可以「按圖索驥」了。不論如何，我也要說一些關於這次本年度第一個畫展的話：這個畫展，取材之豐，可算是多采多姿，器材運用，除了水墨、油畫、水彩、粉彩、鉛筆、墨水筆、原子筆及蠟筆之外，更有用利雕刻圖畫在木板或膠板上，再用油漆印畫的，可謂別出心裁。

聖母會領袖訓練營追憶

短短幾天的領袖訓練營，過去很快，給各人留下的印象却是如許深，說不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祇覺得和一般夏令營不同，彷彿是在一個世外桃源裏渡過似的。認真的，靈性的，各適其地融和着。不知他人覺得怎樣，我本人却認為是渡了一次不同凡俗的假期，這正如修士在入營時所指出的，在這幾天中你們要得到一個體驗：和天主親密生活，和主內的弟兄們一起生活的樂趣。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大夥人抵達長洲沙勿略初學院，院長神父已聞風先遣，但派了笑面佛白神父和若干小沙彌夾道歡迎。接受過這非官式的迎接後，各人便到宿舍找房間，稍加整理，便到涼台集合，加進修士和我們說了些話，入營儀式就算過去了。

休息片刻後，加進修士便作第一個專題演講，題目是「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不知是因大家舟車勞頓或修士之演說「動」人，發現前後左右的會友，多在神遊仙境，我想四週的人都在半睡眠狀態中，而我一人獨善其身，太驕傲了，還是同流合污吧。

救命福音：午餐鈴響了。我們各人拿出看家本領，不消多少時刻，個個盤底朝天。大笨鐘食量驚人，連吞下白飯五大碗，大食和尚只得甘拜下風。依規定，每天有一組得幫忙開飯並收拾飯廳，後天才該輪到本組，但會長硬要派我們洗茶杯，一天三次，真氣煞本會長了，我會要派我的抗議，但依然無效，結果我們打破了一隻杯子，而第三組却弄破好幾隻碗碟，我早知我們必勝的。

下午，我們請得儲蓄互助社的蘇國榮先生為我們講論「社會問題」蘇先生是社會工作者，經驗豐富，言論中常舉實例引證，「塵友」等雖連珠炮發，但被他一點即破，在不斷的發問中，使大家對社會有更深的認識。

晚飯後，由會長主持「教友傳教之意義」的研討會，大家發言甚為踴躍，使得此席有意義的談話欲罷不能。

九時半是同樂晚會時間，大家圍坐在涼台上，作小隊的廣告表演賽，各人又唱又跳，使大家享受到歸真同樂的童年樂。某修士為萬利棺材店賣廣告，妙語如珠，甚感「名貴大方」，「中西合璧」，「尺碼標準」，令人捧腹稱絕。我們一組也不輸陣，小福優人有優福用「鹿牌」廁紙一卷贏得了美人——大眼妹的芳心，同時也為我們

一個花瓶，幾本書，一對鞋，小提琴，石膏像，一叢花，幾枝枯枝，小弟弟，一隻小鳥都是繪畫的題材。還有抽象的作品，你直覺是描寫甚麼的，就是甚麼，至於是否與作者的原意吻合，就看你和作者的思想上是否有共通之處了。

有時你會發現展出作品之中，有些水準相差不小，美術社的政策，並不是最好的作品才拿出來展覽，差一點的，亦有展出的機會，以供鼓勵後學者之用，以免大家都怕獻醜而藏拙，以致全無進步。

同學們，你想加入華仁美術會嗎？請到教員室找譚志誠老師吧！一個愉快的大家庭，正等待着你們！

× × ×

這一天就在半認真、半吵鬧中過去，在晚禱中我們向天主祈禱這一天來的收穫，感謝天主所賜與的恩惠。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昨晚飛將軍、小飛娥等頻頻來拜訪，我的睡床沒有蚊帳，故四面受敵，在夢中雖將他們打退，但早上起來我卻傷痕纍纍，定是勇戰的結果。彌撒和早點後是自由活動，國際耶穌會修士隊邀請我們作天堂籃球比賽，我隊因失掉天時地利，屢處下風，結果修士隊以十分之多榮獲天堂杯，將來憑此杯包升天堂，我們吃了敗仗，沒救了，只好硬著頭皮下地作補贖——洗地和清除雜物。

今天的專題演講由社會福利處的歐先生主持，題目是「團體領袖須有的條件」，歐先生分二節宜講，深入淺出，條理分明，使大家茅塞頓開，獲益不少。

晚飯後的福音討論，是一個新的嘗試，但得到修士們在旁指導，和會員們的熱烈反應，效果甚好，使大家更瞭解聖經是耶穌精神永不乾涸的來源。今晚因為討論超過預定時間，所以除與節目以唱歌為主，一時世界上各種的音響都齊集在我們中間，白老道因為早上受了寒，有輕微的傷風，竟想三十六著走為上策，但給我們拉着要他點唱，肥 B 即興作了一支白老道的歌，並指揮我們大合唱，歌詞美妙，音韻抑揚頓挫，他老人家真是耳福不淺，這首歌現已編入我們的歌集。

最後我們在聖母像前，月光下，海風中，公唸了一串玫瑰經，在這種氣氛中，大家感到不可名狀的安祥與寧靜。十一點，大部份的會員都回去了，剩下幾人，繼續賞月談心，十二點，神父下令全體回去休息，多姿多彩的一天，就此結束。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今天是訓練營的高潮——聖嘉勒女校聖母會會員的光臨。時間原定七時起床的，可是不到六時三十分大夥都起了床，各自整理一番，並準備迎接的事項，會長也不例外，並打扮得成一個「尖頭曼」一樣。九時半歡迎隊出發去接船，各人皆嚴陣以待，十時十五分貴賓抵達營地，但使我非常失望，因為個個兩袖清風，既無合時水果，也沒有 OS 西餅，他們並告訴我「神貧者乃真福」。

(下轉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聖母會訓練營追憶」)

十時四十五分首先由包神父主講「聖母會會員的聖德」，跟著由白老道講論「信仰的危機」，各人也乘此機會，實習釣魚、捉魚、網魚和混水摸魚，再加上有位最權威的捕魚專家肥B在旁指導，可幸我不是魚兒，否則已難逃劫運。

午飯後，繼續是小組討論，題目是「青年人的羅曼史」，由阿福主持，此公大發議論，大評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一見鍾情靠不住，但女將們多表反對，於是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爭論，最後由加連修士作一總結，爭論才告一段落。

茶點後，我們請到伊力士牧師為我們演講「大公會議的精神」，牧師演講時談笑風生，輕鬆萬分，各人興趣勃勃，相繼發問，無奈時光溜走得特別快，討論只有結束。

晚上的討論會，意見較前為多，結果超出了預定的時間半小時。明天就要各歸老巢了，大家多有相親相愛之感。為了珍惜相處的時間，差利、長腿姐姐、猩猩、尖頭等都不想睡覺，在房中暢談，半夜聊天，別有滋味，笑聲也越來越大，許多人被吵醒。不久，守夜者的陣容更龐大，有幾人四點鐘才上床，那天早上有一兩位會員的默想姿勢就效法了耶穌山園祈禱時那個樣子。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清晨起來，大家的情緒就一直被一種難愁之情籠罩着，二十多位朋友在幾天中建立了一種不同凡俗的真友誼，想到幾小時後大家天各一方，雖不是永別，却也是一別，無法沒有一點情緒上的負荷。

彌撒聖祭原是一種感恩之祭，會友在參與今晨的彌撒時，的確感覺到向天主表示感激；這幾天裏我們多麼感恩。讓我嘗到了天主的聖愛和兄弟間真誠的愛。

午餐後，我們向各位神長和修士們告別，並用熱情唱出一首自作的惜別歌，感謝他們能讓我們在如此好的環境中渡過這愉快的三天團體生活，最後由我們的代表向神父和修士們致送紀念品。

下午二時十五分，輪船將我們帶回香港，各回原來的崗位，大家真的別了，但是我們感覺在主的聖愛中相聚的弟兄們是永遠不會分離的。

註①釣魚、摸魚等是指聽講時打瞌睡的姿態。

一九六七—六八年度

「華仁學報」編輯委員會

- 總編輯：邵善波
新聞版：王克光
論壇版：黃 昌
文藝版：關永圻
科學版：馮禮和
體育版：關永添
英文版：周民樂
攝影記者：周榴庭
專題記者：黃致康
伍劍光

來來去去

對於以下離開本校的老師、神父，我們致無限的懷念。現在將各人的「來龍去脈」刊出來，供各位參考。

神父——前往英國攻讀英文教學新法，將來學成歸來，華仁學生將便成「新法英文」學生。

徐修士——往台灣肄業輔仁大學。
潘友彭先生——潘先生退休後，華仁又失了一位良好的數學教師。據聞現任馬頭圍聖母書院校長。

薛偉祥先生——前往美國深造音樂教學。
何樹勳先生——始終非池中物，現已另謀高就。
羅蘭女士——回英國老家去了。但她的著作仍在華仁流行着。

以下是新來的老師，新先士卒，將會在本校大顯一下身手。
羅滿志先生——教授第六班英文歷史。
李超忠先生——教授第六、七班化學。華仁化學有黃、李兩大師指導，想「化學」都幾難矣。

吳天助先生——是一位天才藝術家，教授音樂、國文，並精通美術、小提琴演奏等。
神父——賴神父這名字已不是陌生了，這次返來當本校「管家」。

嚴炳宏先生——教授體育。將來華仁出了一位新「鐵人」，別忘記嚴先生。

天主教慈善實物會

本校將設攤位

本年度之天主教慈善實物會，將於本月十二日在聖瑪利中學舉行。本校實物會攤位委員會早已成立，各事進行如火如茶，今年委員會改由學生會與聖母會合辦，相信定必更加完滿；到時，希望各同學能蒞臨本校攤位。在歡樂的遊戲中，更能幫助別人，一舉兩得。有關天主教福利會的工作，在第一版專題中有較詳盡報導。

啓事

第三期截稿日期為十一月十三日。

本報每期將刊出一篇專文訪問，每次訪問對象為本校的神父及教職員等，今期刊訪問新寧漢神父，刊在英文版，請各同學留意。

方神父於本年暑假期間，曾同鄉探親，順道遊覽中東及歐洲各地，沿途所見所聞，千奇百怪，特商得其同意，選寫遊記一篇，分期在英文版刊出。第一篇已出版，請各同學留意。

本期稿費，很多來稿迫於押後在下期刊出，請各同學見諒。

本報各工作人員，缺乏經驗，故相信錯誤很多，敬希原諒。

專題講座

智力可以放大嗎？

馮禮和

第一節 為甚麼智力需要放大呢

很多人也許進行過智力測驗這種遊戲，它在某些程度上確能表示出個人智力的高低。根據專家麥克斯萊的定義，所謂智力商數IQ可以被理解為在給定智力測驗的條件下，個人所得到的分數與一般同年人在同樣的智力測驗條件下所得到的分數之比；通常為了方便起見，把這個比值乘以100。
到他把煤放入鍋爐裏為止，它和煤本身構成了一個獨立的系統；在這系統裏，能量保持不變——體力的消耗被轉變成為位能的增量。第二個過程是由煤開始燃燒的一瞬間起，至所有機器停止運行為止；這個過程由另一個系統來完成。新的系統由煤、鍋爐、蒸氣機和其他機器所組成。我們必須留意，在新的系統裏，能量也是嚴格保持不變的——煤的質量的減少，根據愛因斯坦定律，使能量隨之增加。

第二節 智力的準則

從大量的研究結果得知，人類解答問題的方法是多多少少帶點隨機性的。他往往會從已知的事實中去尋找他所需要的答案。這裏試舉一個顯淺的例子來說明這點事實。

假設由甲鎮到乙鎮中途要經過A、B、C三個村落，而由甲鎮到A村有五條途徑，由A村到B村有四條途徑，由B村到C村有六條途徑，最後由C村到乙鎮共有兩條途徑(見圖2)；這樣，由甲鎮到乙鎮共有5x4x6x2=240種不同途徑。假如要求以最短時間由甲到乙鎮，究竟應該怎樣走呢？

要解決這問題並不困難，最明顯的方法是用經驗來判斷240種方法中，那一種最快。也就是說，從240個事實中尋找最優最有效的一種。

以上的例子不過說明了一個非常簡單而又是在有限情況下作選擇的過程。這種有限而又各自分離的情況我們稱之為離散(Discrete)現象。遇到連續或非離散情況時，要作出最簡單的選擇也不會容易的。

第三節 智力放大作用的原理

有些人也許會奇怪，人類怎可以製造出比他本身還要優越的機器呢？
這原因並不難了解。我們在研究體力放大過程中，發現了好些有價值的啟發。當司爐工人把煤從地上提起放入鍋爐時，他祇是付出了非常有限的一點氣力；但是，當煤被放入鍋爐後，煤的化學變化放出大量的能量，去推動蒸氣機及工廠的其它機器。總的看來，司爐工人的體力被放大了很多倍，人類也必然能夠做這種方法把智力大大的提高。

沒有重量的人

陳錫康

有很多人的時候，就常有一種幻想：假如自己變了羽毛一般輕，比空氣還要輕，便可免除引力作用，隨意升到天空，浮游於雲層間，喜歡飄到那裏就飄到那裏，該多好！可是，他們却忘記了，一件事，就是人所以能活動於地面，祇因為人比空氣重。其實，我們生活於空氣「海洋」之底，故若突然變輕，則必會升到「海洋」的表面，升了很多公里，直至空氣的密度跟我們身體密度相等的地方為止。而我們的空遊夢想，也打破得一乾二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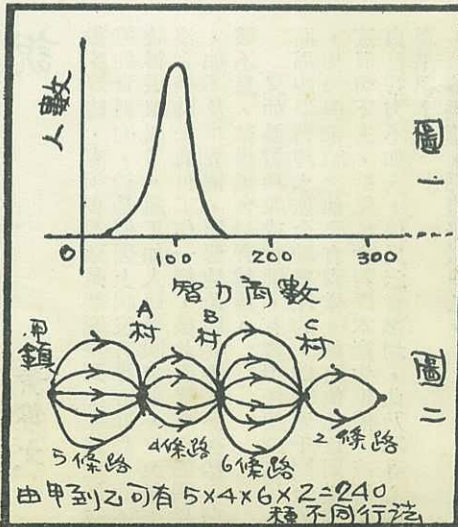
作家威爾斯曾把這種不尋常的處境作為主題，寫了一本科學幻想小說。
一個肥胖非常的人，整日渴望減輕體重，剛巧這小說的主角有一種神奇的減重藥，被胖子要了服下去。下面就是當主角往探探子時的意外遭遇。他敲了敲門，祇聽到派拉說：「進來吧！」

我開了門後，却見不到派拉，而整個房間裏零亂不堪，可是派拉却不在……
「喂，我在這兒，請把門關上。」這時我才發現他。他竟在天花板底下，靠門的那個角落，好像被黏著似的。

「你這年紀和肥胖的人，竟作這種運動……真的，你是怎樣支持在那兒的？」
突然我發現一點也沒有東西支撐他，他是飄在那上面，直像吹脹的氣球。
他用力打算離開天花板，沿牆壁爬到我面前。他抓著一隻畫框，但那畫框跟著他過去他又撞到了天花板上。這才使我明白他身上膝肘各部沾了許多白粉之緣故。

「這一個藥方」他喘息著說：「我幾乎全無體重了。」
這一下叫我一一切都明白了。
「唉——我說：『其實你祇需治好肥胖病，但把這叫作體重』：『好，別忙，我來幫你。』」

他站在那兒搖晃著，一頓也不肯安靜。
但他仍在那兒搖晃著，一頓也不肯安靜。



第四節 小結

綜合上述各點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智力放大器是能夠製成的。在下一期裏，將會給出智力放大器的一些實例。

我提醒他要對現在這新處境想好辦法。我暗示他可以學會在天花板上用兩手走路，這大概沒有困難。
「我沒法睡覺」他抱怨說。
我替他在錢床的鋼絲網上綁好一個軟褥，把一切墊在床上的東西綁於其上，也被扣在鐵床的邊上。

人們給他搬了木梯來，把食物放到書櫃頂上。我們還想出一個絕頂聰明的辦法，使派拉能隨時落到地上。原來「大英百科全書」是放在書櫃的頂層，胖子祇要拿兩卷書在手，便會落到地板上。
我為他忙了兩天，忽想起一個念頭：
「哎呀，我祇能解決一切嗎？」在衣服裏裝一層鉛襯裏，不就解決一切嗎！

他高興得差些哭將起來。
「靴子裏也裝一層鉛」我說，手裏再提一隻實心鉛做的大手提箱，就行了！那時不必呆於此，簡直可以到國外旅行。更不用著擔心輪船出事，你祇需把衣服脫過清光，便可在空中飛行。

上面所說的初看彷彿跟物理學的定律完全符合。其實還有一個大問題，最重要的是，即是體重全部消失了，胖子也不可能上升到天花板！
根據阿基米德原理(Archimedes' Principle)：胖子祇有在他衣服連同袋內物的總重量比他那肥胖的身體所排開的空氣重量小，才能上升。我們平均體重大約65公斤，可有同體積的水重也是這麼多，而空氣的公斤只有水的1/1000，所以，跟人體同體積的空氣大約重65克。我們的派拉先生，再胖也不會超過1000克，故他所排開的空氣最多也不會超過100克。難道這位先生的衣、褲、鞋、襪、手錶及其他東西的總重量會不超過300克嗎？當然不止。那末，胖子就應該停留在地板上，雖然相當不穩定，但至少不會升上天。

衣服，祇會像綁在一跳球上的人一樣，如果消了一用勁，就會把他帶到離地面很高的地方，如果沒有風，就慢慢地落下來。(完)

小橋流水

四甲 集體創作

我家在元朗。以往這條村落——擊壤村，取名於「擊壤而歌」。象徵太平——是「一村直落」的。但兩年前，她被折斷了。政府的發展元朗計劃使「擊壤村」被一條大坑橫切開。然而却使我居住了十多年的擊壤村繁盛起來。日間，大坑兩旁的馬路上，行人川流不息；只有晚上，月白風清，夜涼如水，橫過大坑的小橋上，三兩村民，臨風絮語，望月乘涼——這時，小橋附近景緻美、靜、雅極了。而我的住處，恰在小橋旁邊呢！

每晚，我必定伏在小橋欄杆，向着橋底的溝水凝視出神。我並非什麼偉大詩人，要向星月訴懷；又並非彬彬雅士，對月沉吟。我只喜歡觀溝水。其實這是附近溪水之匯合；水是平靜無瀾的。而此溝水却是變幻的，潮漲則水滿，潮退則水乾；因為溝水是活躍的，永不疲乏，永不退縮地流過不停。還有，溝水是充滿生命氣息的。三、四寸長的小魚，結隊聯羣地在溝中嬉水，常羨煞旁人，雖然也常引起村民食指大動，下去把他們趕進自己肚皮。當然我亦會一嚐其味。

不過大多數人只喜歡在小橋上下夜，很少在那兒卜畫的；月將升時，橋石天際，宛若晚霞，偶爾清光一度，把橋上每個人的面孔照得清楚。月兒告訴人們，繁囂日間過去了，更闌夜靜到臨。橋底流水卻「嘩、啦」的鬧過不停，可是比溝水更高興的是小魚們，偏要和溝水開玩笑，倒逆而游。月光照着橋上幾具沉醉了石像似的人們的身軀……

……這時，就是世上最高明的生物學家，也分不出那是生物、那是死物，因為，沉醉了的「生」與「死」何別呢！

余少懷

幽靜茂密的森林被一條小河劃分為二；在這小河上橫攔着一條小小的石橋。

這小河實在不討好人，它太破舊了，橋旁佈滿着青苔，橋頭的石階上的磚隙長滿了雜草，甚至橋上的石塊也像快要塌下來的。這條小河看來亦毫無生氣；它慢慢地流着，兩岸盡是蘆葦和碎石。整個環境沉寂得像死的一般。

但是，當步上這座小橋後，整個境界好像完全改變了。俯瞰橋下，你會發覺河水愈恒清澈，要是細心一點的話，你可以清楚地數數河底的石塊；你更可以看到小魚們自由地游弋。橋邊石磚中不時跳出天才的跳高能手——蟋蟀。岸邊的石塊，為小螃蟹的橫行處所。在蘆葦叢中，你或會聞中看到一兩隻青蛙。在河上，在橋旁，一羣蜻蜓在轉旋。總之，這個小天地間就是小動物的世界，你的出現，決不會妨礙牠們的游興。

在晴朗的天空下，在朝暉及夕陽時，這裏的景色會令你神往；在水中橋的倒影中，會使你凝神，會使你遐思，會使你感覺到在同一天地間，容納着森林總總的境界，有靜的、也有動的；更會使你領悟到大自然的奧妙，領略到這小橋和小河美的地方。

梁儉明

一度小小的石橋，橋的兩岸種着一些楊柳。這一度橋流着潺潺的河水，不時有一兩隻小舟在下經過，傳陣陣悅耳的漁歌。而在橋的兩岸，那清涼的柳陰之下，有數張殘舊但清潔的石凳子，不少年老的鄉民在此下棋、乘涼……這正是繁縟在我腦海中的故鄉。

我還記得，當這座橋仍未建築時，如要，過這案河，當然要光顧那些小舟們，費一角錢渡他們便把我划到對岸去。我坐在小艇上，看着河上那美麗的風景，河水的清澈，划船老伯伯的自然神態，真是使我陶醉於這環境中，不知自我的存在。忽然一點清涼的小水花飛到我的面上，把我從陶醉中驚醒；這時，小艇亦也到岸了。

後來，父老們提議建設一條橫跨小河的石橋，村民們都十分贊同。大家便分工合作，你鋤泥，我挑沙，一心要把小橋建好。我與鄰家的好朋友，快樂的日子總是很快就過去，一個悠長的暑假，轉瞬間便結束了，回想起暑假的第一天，是多麼的快樂，興奮。暑假給我們調劑考試時緊張的生活，並給我們無限的快樂。

愉快的回憶

快樂的日子總是很快就過去，一個悠長的暑假，轉瞬間便結束了，回想起暑假的第一天，是多麼的快樂，興奮。暑假給我們調劑考試時緊張的生活，並給我們無限的快樂。

暑期的生活可說是多姿多采，游水，遠足，露營，看電影等等，都是一些有益身心的節目，所有的節目中，尤以露營使人樂而忘返。

在一個星期四的清晨，我們一行數人，集合於油蔴地火車站，聯同出發，火車開行約四十分，便到達大埔滘，再乘輪船約二句鐘才到赤徑，在赤徑我們需要經過上山下山的路途，才抵達我們的目的地大浪灣。

友阿明，大家合作拾沙，也算是築橋隊之一份子呢。

這樣又經過了一個多月，這條跨河小石橋便建成了。當天，由鄉長主持啓用禮，還邀請了我父親給它起一個名字。父親以此橋四周的風景優美，便命名為「美景橋」。從此，兩村的居民來往，方便得多了。我尤喜歡與阿明走到橋下的石柱上，看着清澈的河水，默默垂釣。淙淙的河水在橋下打起了小小的浪花，變成白沫，流去了。

現在，故鄉的「美景橋」雖仍存在，但卻已很殘舊了，惟有那橋下的河水，仍滔滔地流着，流着……

中秋時節

憲洪阮

蕭瑟的庭院，孤清的夜雨，點綴着闌珊的暮秋；模糊的漁火，北天的寒斗，襯托出迷離的淡月。

飄零的落葉，洞悉了生命之價值；自憐的蜂蝶，何曾虛渡一刻歡娛；是曇花一現之瞬息，他尋找到他失落的心靈。

近呢？它劈到臨的時候，又將是它毀滅的剎那；那它何苦到來，怎奈這都是命的安排！

彩霞帶來了歡樂，是小孩的嬉戲，是青年的私語，融洽着梢頭對唱的黃鶯，刻畫出心細的綺夢。

秋山的楓葉，格外嬌紅，一片片的充實了大自然；秋夕，桂魄出現的當兒，依稀感受到光明的臨照。

仲秋，不是代表衰老、頹廢；它，像徵堅忍、剛毅、及一切發自心底的呼喚。

潘智彬

我們趕快地扎營，胡亂地吃過了午飯，便急不及待的走入水中，顧名思義，大浪灣是一個大浪的海灣，因為路途的遙遠和大浪的關係，所以在夏天的季節，但仍是人跡罕見。

大浪灣向着遼闊的太平洋，氣勢極其雄偉，一層層的大浪，有如萬馬奔騰，排山倒海般打上海灘，我們在淺灘上嬉水，遇着大浪打來時，我們跳入水中，連續幾十次的跳躍，弄到我們身體疲乏不堪，只有回營地休息。

第二天早晨，可惜天不做美，落下傾盤大雨，使我們無法看見太陽從水平線升上來，我們只好收拾東西，開始我們的歸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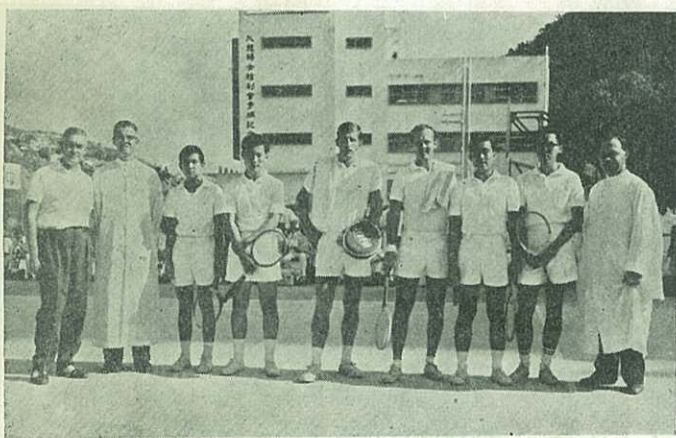
網球

各位同學，你們可知道我們的學校，除了足球和田徑隊外，還有一支實力不弱的網球隊？這也是我們本期所介紹的一種體育活動——網球。

網球雖然和乒乓球的英文名貼近 (Tennis, Table-Tennis)，然而玩法卻頗有差異，在球落地第一次彈起，或在未落地之前都把它擊回。發球的時候，要把球打進對方的發球區域，待落地彈起，對方才可把球打回；又發球的時候，不能踏入底線，而且要把球拋出後發球。每一局必須由一位球員負責全部發球，到了下一局，又將會由對方的球員負責。每發一球後，便要轉移到鄰近的底線，發球至另一發球區域。上述的都是大概打法。其他條例，如不能伸球拍過網，衣服或身體不能觸及球網等等，因篇幅關係，祇有從略。

網球的計分法，相當複雜；實際上却是四球一局 (GAME)，即是說當某一方獲得四球的勝利，便可得一局。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發球，都有兩次機會，第一次發球不過網或不入發球區域，還有一次機會，若再犯錯誤，這一球便算輸去了。計分的複雜地方，是每一分的名稱，當你勝一球的時候，並不是一比〇，而是十五比〇；勝第二球的時候，是三十比〇；勝第三球時，是四十分比〇，勝第四球當然是勝一局了。若打成四十分比四十分，便要如乒乓球一樣，打「刁士」了。這是連打兩球，看誰能連續獲勝，若各務一球，便要再打，直至某一方獲連勝兩球為止。六局為一盤 (SET)，可是，如果打成五局比五局平手，便要繼續打下去，直至某一方獲得兩局領先，如七比五、八比六、九比七等等都是。因此，在一場勢均力敵的比賽裏，往往會一直打下去，梅花間竹的各勝一局，有些時候，打足三小時還打不完三盤。

我們學校去年的網球比賽成績不錯，一共有七間學校參加，而我們獲得亞軍。今年，人手却



大有變動，蓋因幾位好手已經離校往美國去了。現把今年的球員名單列舉如下：鄭漢星、羅顯揚、高國銓、關永添、簡預基、黃國耀、朱立年和邵善波。現在正努力練習，因為十月廿一日便開賽了。今年參加聯賽的學校，除了我們學校之外，有聖士提反書院、喇沙書院、拔萃男校、聖保羅男校、聖保羅男女校、英王佐治五校、聖若望書院等。據筆者所知，實力以拔萃男校、聖保羅男校、和喇沙書院為強勁，其他隊伍，却不大清楚，可能也有好手多人，預料將有一番大戰。

曾經兩度來我們學校表演的網球名將弗烈查，今年也應方神父的邀請，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給我們一個欣賞精深球技的機會，這些都是世界水準的表演，希望各同學勿錯過此機會。

網球是一種很好的運動，它雖然不及足球或籃球那麼劇烈和刺激，然而它卻培養一種傳統的、值得讚揚的紳士風度，這是網球的特處。我們學校有兩個十分合適的網球場，同學們，為什麼我們不在空暇的時候，打打網球，鍛鍊一下身體，培養下德性呢？

短訊

本年水運會已於九月廿三日完滿結束。這次運動會的成績，正如往年一樣，也不大好。不過，想各同學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這才是好的體育精神。全場比賽結果，綠社以一百七十七分領先，紅社以一百四十一分屈居次席，黃社得一百一十七分，獲得第三，而藍、白社分別以四十五分和四十分，居於榜末。個人方面，馮堅祥泳術超羣，因此而獲得甲組個人全場冠軍。

班際足球七人比賽，現在已經漸入高潮，這一向都是吸引同學們的比賽。比賽分高初級組。高級組以 IGA, UGS, 4D 和 5D 實力最強，有奪標希望，這些都是筆者在未開賽前預測，蓋因截稿日期甚早，故可能不大準確。至於初級組，因實力未明，故暫從略，歡甚，下期將有較詳細的報導。

個人乒乓球賽現在已經開始，也分為高級組和初級組。各同學踴躍參加，故此比賽得相當熱鬧。各位放學後，如果沒有好去處，不妨往乒乓球桌旁觀，勢均力敵的比賽，可真精彩可觀。

本體育版，歡迎各同學投稿，舉凡精彩體育運動報導，將會刊出。又在本校各類運動比賽中，各同學若攝得精彩照片，請慷慨投遞於任何一位的編委，則萬分感謝。

暑假裏，由七喜汽水公司主辦的學生保齡球賽，由我五名同學組成的 FELLE PARIS 保齡隊，榮獲冠軍。比賽都在南華會保齡球場舉行，隊員為周樹勤、周錦榮、金培華、何強武、熊伯超和黃孝文，他們均是去屆的畢業生。於另外一個學生保齡賽中，我學生馮元鈞同學的一隊，技術超羣，以壓倒性的勝利獲得冠軍，好手在我們學校，可真濟濟一堂。

音聲與影電

康錫陳

有很多人認為，電影是應該沒有聲音的，我倒不這看法。

電影的聲音可以分爲對白和音樂（或音樂），兩者均對映象有直接影響，首先談的是對白方面。

人自從嬰兒牙牙學語時就開始說話，也懂得說話的可貴。人類既不是心靈相通的動物，蘊藏在心間的思想，如果不能表達出來，別人便無從知曉；也不能在互相不了解的情況下生活。所以，要生活就一定得靠對白來支撐，以求溝通彼此的思想。

沉默者沉默不語的人就往往最令人討厭，因爲我們不知道他究竟想怎樣。故此，可以說，沒有對白的生活就不能算是真實的生活。電影其實就是生活的寫照和反映，那麼，要是看到銀幕上的演員說話而聽不見聲音，豈不與無聲的音樂或熄了燈去看油畫同樣的荒謬？所以，若要電影給我們更高的真實感，就應該要有對白才是。

不過，我得說明，過多的對白或是太注重對白也不是好現象。電影最重要的始終是映象。一套影片要靠對白才可以把故事說清楚，其映象就自然大打折扣。太愛依靠口頭描繪的導演就不是高明，好的導演應該利用畫面去傳達意念，叫觀眾自己去體驗，自己去領悟。所以，雖然電影該要有對白去增強真實感，要依賴它去說內容也是不對。

其次是音樂問題。仔細觀察，就不難看出音樂對電影的好處。它不但能像對白般增加映象的真實感（我們看見銀幕上人物斬木，也就聯想到斬木的聲音），更能增強它的說服力，而給人更深刻的感受。我們可以利用嘈雜人聲去襯托熱鬧的

一、英雄本色——「英雄本色」是青年導演龍剛的第二部作品。龍剛的首作「播音王子」，會得到極佳的評語。「英」片更得到影評人交相稱譽，的確，國產電影中水準如此高，實在少有。龍剛頗能掌握電影表現技巧，片中攝影堪稱國際水準，剪接明快流暢，更兼用割接手法，做成全片特快的調子，音響效果亦能恰倒好處。惜劇情發展仍有漏洞，此一般影片通病，許爲美玉微瑕。

談最近的幾部電影

龍剛在本片借一個從赤柱放出來的囚犯的遭遇，向社會提出問題：究竟社會能否容納一個悔過的犯人？結局是謝賢飾的出獄囚犯重給押了回去，而假劇中人對話留給觀眾一個客觀的答案，作者對生命似仍未肯肯定。

二、船——大約很多觀眾大力擁護本片。當然啦，情情愛愛的故事，美麗的彩色攝影誰不愛？可惜人們並不看影片的背景。經分析後「船」選餘下甚麼？恐怕龍骨也沒剩一條。

典型的瓊瑤式故事，虛假的世界。如此原著拍出來的電影比原著還糟。男女主角的愛情假得像

「船」的檢討

瓊瑤·原著·電影

在末談及這部電影之前，我首先要對原著作一個小小的批評。儘管有人認爲瓊瑤是一位低能的作家，或對其作品認爲永遠脫不出流行小說的範圍，在文學上全無價值。有人更認爲「船」是瓊瑤八部長篇小說中最庸劣的一部，謂其書中各角皆在發結婚狂云云。在筆者個人而言，發這些論調的人，都是些自命不凡的所謂「權威書評家」。在他們眼中，往往沒有察覺時代的變遷及時代青年心理的改變。其實，在六十年代的今日，一本流行小說對現代青年男女的影響，是遠遠較那些文學巨著爲大（當然，我並無否定其價值），故此，時下流行小說作家的好壞，關係實在非同小可。

瓊瑤，是一個絕對「人性本善」的論者，所以，從其「窗外」至「月滿西樓」止，我們很容易地察覺出，這論調會自然從她的筆尖流露出來。作爲一個作者而言，瓊瑤已很忠於自己的作品及對得起其讀者，縱然，她的作品只是一本本流行小說，雖然，在某些人眼中很看不起她，但她的作品對青年人的影響，是肯定有好的一面。故此，便有存在的價值，尤其是「船」。

其實，講了這麼多，無非在印證「船」的價值。無疑，船在結構內容上，漏洞皆是，但我們卻無法否認，在她「人性本善」的論調下，在這部書中刻劃得最深。

回頭談談陶素這部電影，全片節奏之流暢明快，是陶素有的作風，由始至終，氣勢如虹，一氣呵成。陶氏更充份利用電影語言代替文學語言，故此，我們在看時，並不覺得在看導演說故事，而是真正正正的在看電影。本片劇本亦編自陶素，這使他更能得心應手，呼風喚雨。最成功的，是他在劇本中除盡量保存原著的意義外，卻有頭腦地快刀斬亂麻，將原著中的無關重要，或事屬多餘的情節全部刪去；這不但無損整個內容之弊，及更幫助了全部劇情的發展。

全片可分爲兩大段（一如原著）：從開始至結局，爲第二段。前半部是全片發展得最緊湊的半部。陶素用了兩次剪接，已把這最明快的交代。打獵途中各人起至出發打獵，作了最明快的交代。打獵途中各人起至出發打獵，這本是國片最大的毛病，但陶素卻明知這一點，所以，一路上，攝影機沒有停頓過，在轉動，盡量避免有呆滯氣氛的出現，加上歌曲極爲悅耳，故不但無損觀衆的情緒，反增加了氣氛的宣染。山上的一場舞，拍得精采至極，一連串蒙太奇的運用，加上董紹良那美麗畫面構圖的攝影技巧，成爲邵氏出品任何一部「龐大」歌舞的學習目標。其後打獵嘉文被誤傷入院，紀遠可欣相愛，可欣拒與嘉文訂婚，嘉文怒打紀遠，紀遠逃避可欣開始，至湘怡嘉文成婚爲止，其間過

程，幾乎差不多完全不用淡出淡入的手法，而改用剪接方法替出，形成了令人驚異的快速利落的情節發展。

從這裏開始，戲便轉入第二段，亦爲全片的後半部。這部的氣氛比較弱，原因是嘉文這個角色的墮落，事前沒有經過周詳的描寫，令到故事情節發展中產生了不自然的衝突。最後的一場高潮：嘉文獨鬥辟奸，陶素再顯功力。

在檢討「船」片的得失，我們可以發現陶氏有兩個缺點：其一，他太注意整個劇情的發展，而忘記對角色有深刻的刻劃，故有時在某場合會出現不自然的場面來（最好的例子便是可欣怒攔紀遠的一場）。其二，映象的貧乏。這對於若干過場時缺乏了圓滑的連貫性，及喪失了在若干劇情上所營造出更高的氣氛來。

不少人以看電影比讀小說，實在這觀念只對了一半。小說的價值，在於文學語言的運用（即所謂「智性」）；電影的成就，卻在於作者在活用上學語言外，更能善用電影語言（感性）。一小說家的文章或很粗糙，但仍不會影響其小說的價值；但因技巧而失敗的電影導演，其作品即等於零。

衆所周知，電影是一門綜合視聽的藝術，經各方面技術的配合，以構成其獨立性。從視覺和聽覺上接觸作品，是直接而毋需媒介的；感官因此刺激而產生的相對反應，也是直接的。這就是電影能予人直覺感應的原因。電影底價值的認定，在導演能否透過感官的媒介（即映象和聲音的運用），俾觀衆在直覺上得到互相交感。電影作者的優劣，亦基於此。故盧西拍的「女金剛」，馬盧的「瑪利亞萬歲」，以至黎斯特的「四狂人」片集，皆從感性二字出發。姑勿論看後回味到甚麼，從電影中我們已得到豐富的視覺收穫了。有影評人向來鄙視這類作品，因其崇尚表現主義或言之無物，其實這本是現代藝術的趨向。現代雕塑的方向若何？歐普繪畫（OP）不也是走同一條路嗎？電影作爲現代藝術的一單元，豈能不爲此潮流所沖？且不說這潮流是真是壞。我並非有意爲「鐵金

應用的句語；這時聲帶上也祇有他一個人的聲音。後來，他決定了到時再算，於是輕快的主題曲音樂響了起來，用以形容男主角的心情開朗。利用對比的手法，音響亦可用來表現沉默。雷諾亞的 The Great Illusion 就有一個很顯著的例子：……一羣監犯在拆開一個木箱，滿以為裏面裝的是食物和衣服。他們有說有笑，交頭接耳，吱吱喳喳的好不熱鬧。箱蓋揭開了，全是書本。刺那間他們變得死屍般的一聲不响（各人心裏均極表失望）——這不是一個很有力的表現方法嗎？「春光乍洩」一開始時，那羣 Poles 在街上跑來跑去，亂叫亂嚷。鏡頭跟着轉到公園，這裏幽靜異常，祇有少許微弱風聲，男主角湯也在這兒；無疑這又是一個強烈的對比。由此可見，音響的確有利於映象的感受。

徐鏗



電影畫面構圖基本法之一：兩人的擁抱構成三角形，給人平穩的感覺。（何國道）

從感性出發

沙

衆所周知，電影是一門綜合視聽的藝術，經各方面技術的配合，以構成其獨立性。從視覺和聽覺上接觸作品，是直接而毋需媒介的；感官因此刺激而產生的相對反應，也是直接的。這就是電影能予人直覺感應的原因。電影底價值的認定，在導演能否透過感官的媒介（即映象和聲音的運用），俾觀衆在直覺上得到互相交感。電影作者的優劣，亦基於此。故盧西拍的「女金剛」，馬盧的「瑪利亞萬歲」，以至黎斯特的「四狂人」片集，皆從感性二字出發。姑勿論看後回味到甚麼，從電影中我們已得到豐富的視覺收穫了。有影評人向來鄙視這類作品，因其崇尚表現主義或言之無物，其實這本是現代藝術的趨向。現代雕塑的方向若何？歐普繪畫（OP）不也是走同一條路嗎？電影作爲現代藝術的一單元，豈能不爲此潮流所沖？且不說這潮流是真是壞。我並非有意爲「鐵金

華仁電影會啓事

(一) 本會現已正式經校方同意批准成立。
(二) 本會現公開招收會員。基本會員名額限十五至二十名。普通會員名額不限。
(三) 凡對電影有深切興趣及熱愛的本校同學皆可報名參加。
(四) 凡想參加的同學，請與何國道、關永圻、或陳錫康同學接洽。前兩者在 116 Arts 後者在 116 Acad. (二樓課室 210、211)。
(五) 本會暫時不收會費。



AN INTERVIEW WITH A FATHER

This is 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interviews with the Jesuit fathers of our college. You may find som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rom them which you may like to know yet never have the opportunity (or the proper excuse, rather) to ask. These interviews, I hope, will help you to know more about our fathers. They are recorded in simple English and common vocabulary to suit the standard of even the junior boys.

This Week: Fr. Cunningham S. J.

- Q. What is your full name, Father?
- A. Patrick Joseph Cunningham. For your information, Irish boys born in March are usually given names like Patrick or Joseph.
- Q. Where, in Ireland, were you born?
- A. Dublin, the capital.
- Q. Any brothers or sisters?
- A. Yes, one brother.
- Q.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before you came to Hongkong?
- A. I had my primary as well as secondary education at Belvedere College, a Jesuit school in Dublin. I joined the Jesuit Order in 1942 right after my secondary graduation. Then, I did my University work in 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Dublin, majoring in History. I first came to Hong Kong on Oct. 3rd, 1951.
- Q. Why, in fact, did you choose Hongkong?
- A. Well, it's like this. We had, at Belvedere College, just as many clubs as you are having in Wah Yan. One of them was the Mission Society which informed us of the work that the Jesuits were doing in South China. I was impressed. Later, while I was in the Jesuit Order, I volunteered to come here. I was accepted.
- Q.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all these years in Hongkong?
- A. I had two years of language study (learning Chinese) when I first came here. I entered Wah Yan in 1953 and taught for a year. Then I went off to study Theology. I was back in Wah Yan in 1959. And this is my ninth year running in Wah Yan. By the way, I spent a few years, from 1959-64, as the Port-Chaplain to the ships coming here to our harbour. I rejoined the teaching staff in Wah Yan in 1964.
- Q. You founded the Aviation Club in our school. What, exactly, led you to the founding of such a club?
- A. I ha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aviation myself since I lived near to the civil airport while I was a boy in Dublin. In 1959, the first year I was here, I overheard some of our boys discussing aviation matters. I was very much impressed by them and was extremely keen on founding an Aviation club to give these boys the necessary facilities to maintain their interest in Aviation; if they wished to make a career out of it, I hoped the experience they had in our club would give them a pretty good background knowledge on the subject. I got support from the aviation people and it was established in the same school year with initially 15 members.
- Q. I imagine that your post as the Port Chaplain did help the running of the club, didn't it?
- A. Yes, by that I was able to bring our boys to the aircraft-carriers stationed here and pay visits to the numerous planes on board.
- Q. Many boys, I found, were not able to join the club when they wanted to. Why is this limitation necessary?
- A. You see,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obtain permission to visit something with too large a crowd. Moreover, receiving technical instructions will become almost impossible. We are now having a little more than 40 members and this is already far beyond the ideal number. That is why we can only try to have genuinely interested boys in the future.
- Q.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the Auto Club of which you are acting as the Director?
- A. I founded this also with the same reason that I had founded the Aviation Club. It started in 1962-3 for boys who had an interest in motors in general.
- Q. What else have you been doing besides with we have mentioned?
- A. Well, I'm the R.A.F. Chaplain. This started from last November. Also, I am giving speech instructions to the Cathay Pacific Airways Cabin Crews. As you probably know, I also founded the Road Safety Association in Hongkong in 1961, and was its president from '61 to '67.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we are on our way to establishing the first ever Air Scout Troop in Hongkong in our college. I was asked by some R.A.F. officer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ir-Scouting in Hongkong. I decided to form one in our college and I got the permission from the school authority.
- Q. I take it that the Troop will be formed before November, right?
- A. Right.

- Q. Before ending our interview, may I ask w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in your spare time?
- A. Cinema and Music are within my interests.
- Q. Your favourite composer in Music?
- A. Beethoven.
- Q. Your favourite T.V. programmes?
- A. I like documentary programmes more than the rest. "DR. FINLAY'S CASEBOOK" is what I call a really entertaining T.V. programme.

Something more about Fr. Cunningham:- He teaches English in F.2. and History in F.3. He is at present the director of both the Aviation and Auto Clubs. He is also the Scoutmaster of the Air Scout Troop in our college.

Glossary of words that may be unfamiliar to junior boys:-

PORT-CHAPLAIN - A priest who holds church services and attends to the personal problems of the members of an organisation or a special group is called a Chaplain. The Port-Chaplain is the priest who does all these for the seamen in an assigned port or harbour.

R.A.F. CHAPLAIN - The Chaplain for a Royal Air Force Station.

DOCUMENTARY PROGRAMMES - Programmes on a special topic (e.g. Scientific research, introducing a country or place) They are not fiction stories like many other films, but are based on facts.



— END —

NEXT WEEK:- FR. FINNERAN

REPORTER:- BILL FANG

NEWS FROM THE LIBRARY

Welcome to our new director, Rev. Fr. Coghlan, and to our new chief librarian, Carl Chan. We are sorry to say good-bye to Rev. George Zee, our former director. He had really helped us a lot last year.

The library will be open to all from 1:15 to 1:45 and 4:00 to 4:30; quite a short time, but reasonabl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new members, there is a plan inside the library showing where different types of books are placed.

We regret the closing down of the Chinese section. It isn't that we haven't got enough books. In fact, there are so many that we have to re-organize and recatalogue them. We are trying our best to re-open this sec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Meanwhile, be patient.

Lastly, a word of thanks to all those who donated books and those who sent in their valuable bits of advice.

Vincent Woo

DISCUSSION ON CONFESSION

A discussion was held with D.B.S. on (date). Our team consists of Rev. Fr. Tarpey, Rev. Fr. Coghlan and three boys. The D.B.S. team consists of their headmaster and several teachers and pupils. The purpose of this discussion was to exchange ideas concerning confession.

The atmosphere during the discussion was not a pleasant on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re was a little bit of difficulty in the language used. Then our boys were not accustomed to speaking in front of so many teachers. The result was therefore far from satisfactory. However, we would like to have more of these discussions in future.





WAH YAN STUDEN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OF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Vol. 3

No. 1.

1st. Nov. 1967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OF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This was founded two years ago and is going on its third year. The association is a student body consisting ultimately of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college -- i. e.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Thus, all student are reminded that each one of them is equally eligibl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s others.

The students, for its hugeness in number, are represented by the following:-

(1) If you happen to be in a class, the Class Monitor is your representative at the meetings of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2) If you happen to belong to any club or form of activities existing in the college, you are represented by the Club Representative. (as Scout representative, Sodality representative)

The Class Monitors, the Club Representatives, the School Prefects, form the Students' Council, in which all matters resolved are announced and the members in this are responsible for relaying these decisions to the students.

The Students' Council will elect, at the start of each school year, Executive Members to form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n this, the School Captain and Vice-captain become the Chairman and Vice-chairman respectively. They will preside over meeting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o discuss matters concerning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in general.

To give you a better picture of how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is run, the reports of the first two meetings of both the Students' Council an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re printed here.

Lastly, I wish to emphasize here the necessity of individual co-operation from the students.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whatever its constitution may be, is always a "students' association.

Bill Fang.
(Chairman)

HONORARY SECRETARY'S REPORT

SEPT. 22ND. 1ST MEETING OF THE STUDENT' COUNCIL

TIME: 3:25 P. M. PLACE: Balcony of the Hall.

Present: All Council Members (ie. Class Monitors etc.)

ELECTION: An Executive Committee of 12 will be formed, The Chairman and Vice-chairman being included. The remaining 10 members are to be chosen from the Council itself. After introducing those present by names, each one was allowed to cast 5 votes to elect the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 are as follows:-

Bill Fang	Wong Hak Kwong
(Chairman)	
Shiu Sin Por	Francis Hong
(Vice-chairman)	
Peter Chau	Charles Kwan
Henry Tse	Joseph Chan
Joseph Lau	Raymond Kwong
John Loo	Desmond Wong

Meeting adjourned at 4:00 p.m.

SEPT. 30th 1ST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IME: 8:00 P.M. PLACE: PREFECTS' ROOM

Present: 9 Executive Members.

OFFICIALS: John Loo (unavoidably absent) was appointed secretary. Francis Hong was elected Treasurer by a majority of 7 votes to 2.

VOTING: It was resolved unanimously,

that absentees to a meeting should not have the right to vote;

that an issue could not be passed with less than two-third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present;

that an issue could only be passed by a majority of votes;

That in case of a tie in votes, the matter be discussed again, and should the 2nd voting again produce a tie, the President had the right of decision;

that all voting be done by open ballot unless secret ballot was proposed by any one or more of the members.

ACTIVITIES: There were some 15 items proposed. The Chairman had them recorded for later resolutions. However, the following were found to be in need of immediate attention. Resolutions were made concerning:

(a) School Newspaper - Shiu Sin Por was elected Chief Editor of the Press Group,

(b) Tea Party - A tea party will be prepared for all the Council Members,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get them together and explain to them their duties, \$50 is the estimated expenditure.

FINANCE: It was proposed that there should be a constant sum of \$ 300 in cash to be kept by the Treasurer.

The next meeting was fixed on Oct. 3rd at lunch time.

The meeting adjourned at 11 p.m.

OCT. 3RD. 2ND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IME: 1:15 p.m. PLACE: Prefects' Room

Present: 11 Executive members.

SCHOOL NEWSPAPER: Shiu Sin Por gave a report on the Newspaper, which would be fortnightly publication. The school will subscribe \$1750 each year. There will be 6-8 pages in each newspaper and 1200 copies will be printed per issue and circulated not only among our students but also in other schools.

ACTIVITIES: The activities proposed in the last meeting were discussed briefly. There are some activities that we need to prepare at

once, some at fixed dates and others when the students are not so busy.

APPOINTMENTS: Joseph Chan was appointed head of the Propaganda Committee proposed last time. Francis Hong was appointed to prepare for the tea-party. It will be held after a Council Meeting on the last period of Oct. 4th.

The meeting adjourned at 1:50p.m.

OCT 4TH. 2ND MEETING OF THE STUDENTS' COUNCIL

RELATION BETWEEN THE CLUBS AND THE ASSOCIATION:

The Chairman explained that there should be a closer union between the independent clubs in the school and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 does not intend to interfere with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any

club. But Club Representatives are requested to inform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in advance of their activities, so that the secretary may note them down. By this, Association is informed of how 'BUSY' the school is at any one time and knows when to organise activities for the whole school.

ANNOUNCEMENTS: Announcements were made on the School Newspaper, the Association activities and finance as resolved i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the day before (Oct. 3rd.)

Tea and cakes were served after the meeting.

JOHN LOO
(SECRETARY)

(Ed.--Starting from this issue, we shall be publishing a series of articles written by Rev. Fr. Finneran, S.J. who, I think, needs no introduction. These articles are accounts of his travels through Europe and Asia Minor. Now, without more ado, I hope you all enjoy the first installment of his series--the journey to Jerusalem.)

JERUSALEM

Jerusalem is truly a city seated on a hill; it is about 2500 feet high. In shape, the old city is almost a square, and high walls surround it on three sides. The total length of these walls is about a mile. On the West and South is the Valley of Hinnon, and on the South and East is the Kowloon Valley. The walls vary from 15-20 feet in height and are about six feet wide at the top.

There are eight gates to the city, but, only four are used. The Damascus Gate is in the North West, the Jaffa Gate in the West, and in the North East is Stephen's Gate.

Inside the city, almost the total eastern part, the site of the old Temple, is empty except for the extremely beautiful mosque of Omar, and a smaller mosque towards the western end. The rest of the city is made up of old buildings with small windows, narrow, paved zig-zag streets, and more narrow alley-ways. There is very little level ground and in many streets there are steps, two or three together, in places. There are no cars nor bicycles, and donkeys carry huge loads of oranges and sand.

Within the old city the most sacred places are the Holy Sepulchre and the Via Dolorosa - the way Christ went to His death. The places Jesus stopped at on the way are marked by numbers or images on the walls and houses.

The first station is at the Antonia or the barracks where Pilate pronounced sentence of death on Jesus. You next pass under the 'Ecce Homo' arch, where Pilate showed Jesus to the people. Station three is at a corner of the street, Stations four to eight are on a very steep incline. There are many steps, and one understands why Jesus fell and why the soldiers, fearing He would die, forced Simon to help Him carry the cross. Stations 9 - 14 are in the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 The whole distance is about 600 yards.

The most sacred church in Christendom is very disappointing.

There is much scaffolding and supporting beams inside. It feels cold and looks untidy and unkept.

The main building is almost rectangular, with a dome over the Holy Sepulchre near the west end. Use of the Sepulchre itself for services is arranged by times allotted to the various Christian churches. At the west end of the Church the Copts have a little part of the stone of the Holy Sepulchre and they hold their services there. Towards the eastern side is the Greek Orthodox portion. On their right, as we face them, and up some steps, is Golgotha, the place of the crucifixion. There are three altars here. The Roman Catholics have the centre one and the one on the right. The Greek Orthodox have the third. Behind the Greek Orthodox portion on the ground floor and down many steps is the Armenian Church. It is called the crypt of St. Helena, and beside it is the place where she found the true cross.

There is a convent which encloses the Lithostrotos, or the stone courtyard where Jesus was scourged and crowned with thorns. The Sister who conducted us pointed out marks on the stones which indicated some game like dice, one of the inscriptions was the Greek word for king. This possibly gave the soldiers the idea of making Jesus a king.

Paddy Finneran, S.J.

N.B. These notes were collected between May 13th - 19th 1967 before the Israel-Arab war.